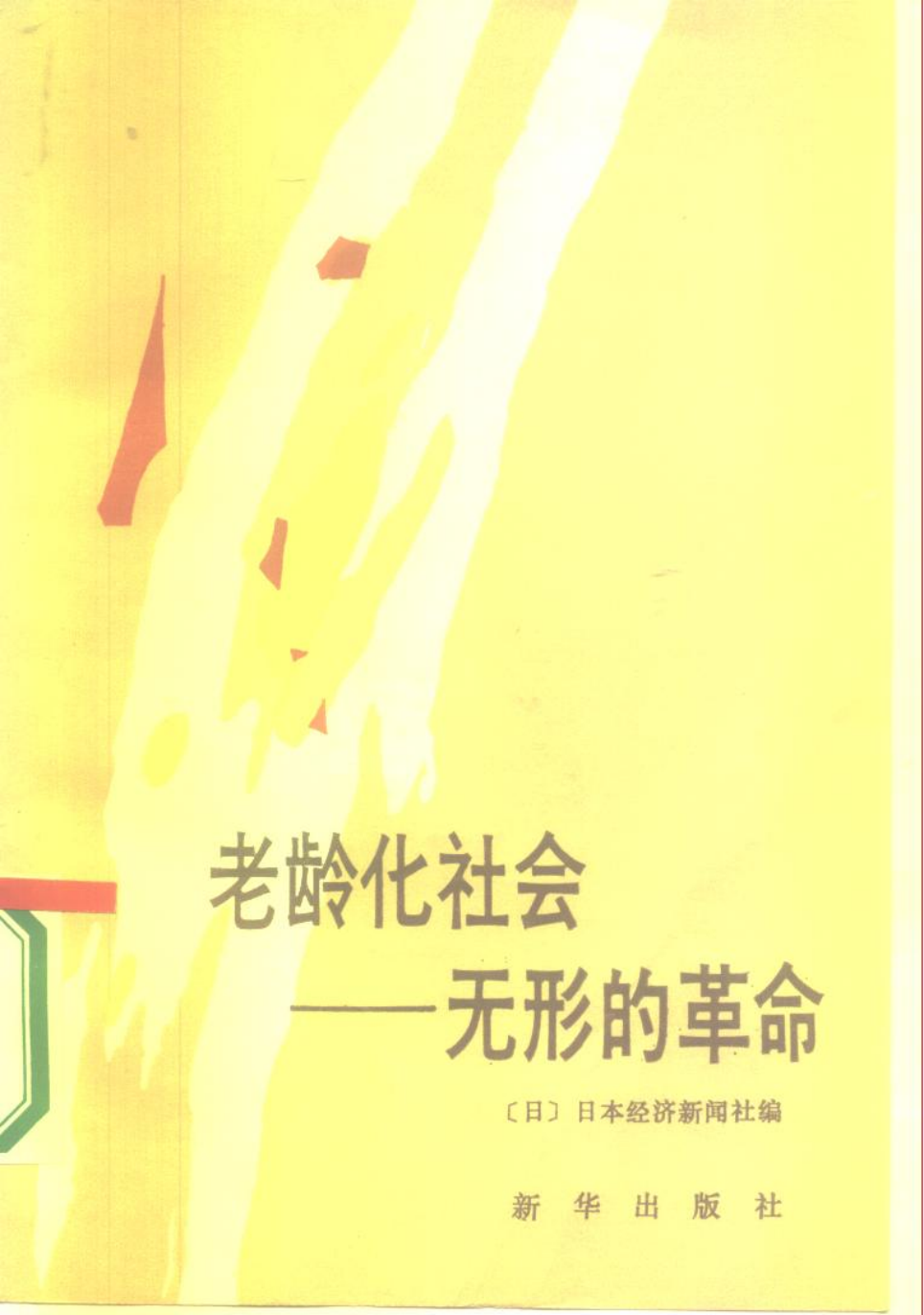




老龄化社会 ——无形的革命

〔日〕日本经济新闻社编

新 华 出 版 社

老龄化社会

——无形的革命

〔日〕 日本经济新闻社 编
冯朝阳 王晓民 译

新华出版社

これが高齢化社会だ
——“見えざる革命”の衝撃

编者 日本经济新闻社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社 1981 年 8 月版译出

老龄化社会
——无形的革命

〔日〕日本经济新闻社 编

冯朝阳 王晓民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625 印张 105,000 字
1987 年 5 月第一版 198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250 册

统一书号：3203·120 定价：1.00 元

译 者 的 话

所谓“老龄化”，即指人口老化现象。根据联合国的规定，6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占总人口比率超过7%的国家，便是“老人国”。目前，平均寿命居世界首位的日本及欧美许多国家都已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对社会造成深刻的影响。

《老龄化社会》一书，是《日本经济新闻》的几位记者在多方面采访的基础上，对如何看待和适应“老龄化社会”的一种探索。书中列举人口老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通过介绍对比日本和欧美一些国家的具体作法，展示了人们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结论并不是消极的。人口老化固然会造成许多不利因素，如赡养老人的负担加重、为老人提供福利服务和卫生健康的人员和费用日益增多、工业生产率和技术革新因劳动力老化受到严重影响、等等。但另一方面，老人如能重新设计退休后“漫长的”人生，充分发挥长期的经验和潜力，就会再次发现自己在社会上的价值，并且成为推动社

会前进的一个动力。

据估计,半个世纪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将面临严峻的老龄化问题,而中国也将在2000年进入“老人国”的行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龄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它如实地反映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口自然增长率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变化曲线。因此,如何对待人口老化必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我们相信,《老龄化社会》一书会有助于读者了解日本及欧美一些国家老龄化的现状,并且从他们所采取的对策中得到某些启发。

由于原书是在报纸连载文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结构比较松散,我们在翻译时进行了适当的精简和压缩。行文中的脚注均为译者所加,特此说明。

1984年7月

前 言

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老人增加，青年劳动力减少。目前，日本正面临着我们未曾经历过的人口构成两极分化的现象。不言而喻，人口是国家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构成发生变化，必然造成很大冲击。提供年金和健康保险的福利财政面临危机；创造了战后日本经济繁荣的中老年层在裁员的风暴中挣扎，令人担心“日本株式会社”（日本的别称）会丧失活力；同时，漫长的老年促使人们重新设计人生的道路。

美国经营学家P·F·德雷克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称作“无形的革命”。其影响波及国家的财政、企业的经营，以至个人的生活方式，复杂而多样，从宏观来看，确可称之为“革命”。不容忽视的是，这种革命是在“无形中”进行的。

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然而，可以说已经真正了解到促使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以及价值观转变的老龄化的能量和威胁吗？

面对财政危机这一眼下的难题，政府抱怨“高福利高负担”，在编制号称“重建财政元年”的1980年预算的过程中，提

出老人医疗部分收费、削减儿童补贴等措施，首次向“福利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挑战。企业则开始实行选择退休制度以及将工资制度由论资排辈改为重视能力等，正忙于精简人员。

在个人生活方面，老年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取代过去“老人现眼”这种消极的老年观，现在开始流行“美好的老年”这一说法。

的确，在各个领域，人们正在以各种方式适应老龄化的趋势。但是，这些尝试和作法还是分散的，尚未横向地联系起来，作为整个社会的问题对待。目前的关键在于超越个人、地区和集团的私利，取得国民的一致意见。若能如此，便定可翻越路途陡峭而漫长的老龄化的山峰。

本书是在连载文章《生活在老龄化社会》（1979年2月至12月分为六部分七十一一次刊登于《日本经济新闻》头版社会栏）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

日本经济新闻社

1980年4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沉重的负担	
一、 多方面的冲击.....	(1)
二、 蜜月结束	(6)
三、 老人和年轻人的矛盾激化	(10)
四、 厚生省的忧虑	(14)
五、 医疗制度趋于破产	(18)
六、 可怕的“妇女叛乱”	(23)
七、 昙花一现的互助会	(26)
八、 福利——某种实验	(28)
九、 选择——(1)	(31)
十、 选择——(2)	(34)
十一、 靠行政力量弥合代沟	(38)
第二章 严峻的就业形势	
一、 选择退休制度	(42)
二、 公司内职业斡旋	(46)

三、	浮动退休年龄	(48)
四、	工会改变方向	(51)
五、	职位竞争的变化	(54)
六、	“男人的天下”受到威胁	(56)
七、	头衔泛滥	(58)
八、	未来的企业职工	(61)

第三章 老龄化对产业界的影响

一、	新产业城市的变化	(64)
二、	兴隆的第三产业	(68)
三、	衰退的农业	(71)
四、	中老年市场	(73)
五、	商业界紧追“庞大的一代”	(76)
六、	退休金革命	(78)
七、	地方产业的不同作法	(80)
八、	福利事业改由民间兴办	(83)
九、	迈向二十一世纪	(85)

第四章 寿命周期发生变化

一、	中老年人的复兴	(89)
二、	长生不老的科学	(92)
三、	节约变投资	(95)
四、	中老年人的力量	(97)
五、	从轻视老人到尊敬老人	(100)
六、	同居还是分居	(103)
七、	昭和一代人的新起点	(106)

八、	主妇走出家庭	(108)
九、	独身女性	(111)
十、	怎样看待无痛苦死亡	(114)
十一、	鞠躬尽瘁之后	(118)
十二、	目光远大的青年人	(121)
十三、	人生的意义随处可见	(123)

第五章 访欧美先行国家

一、	觉醒于“第三人生”	(128)
二、	强大的“老人势力”	(131)
三、	老年市场	(134)
四、	高负担高福利	(137)
五、	没有“坐冷板凳者”的社会	(139)
六、	笼罩着福利先进国家的阴影	(142)
七、	退休准备程序	(145)
八、	摆脱孤独	(147)
九、	期望提前退休	(150)
十、	不想生孩子的妇女	(154)
十一、	咫尺之间	(156)
十二、	“老福利国家”的前途	(160)
十三、	捍卫终身雇佣制	(163)
结束语	对老龄化社会的忠告	(166)

第一章 沉重的负担

一、多方面的冲击

谈起人类的寿命，动物学家往往以“马金利之鹿”为例。这种生活在加拿大山中马金利一带的鹿，平均寿命为七年。当生命即将完结时，它们就象受到本能的支配，自动跳崖而亡。动物学家认为，这种现象是“出于使小鹿生存以保存种族的本能”。

然而，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动物的寿命开始不断创造新的纪录。根据在美国进行的实验，1956 年顶多活 561 天的鼯鼠，由于饲料和饲养环境逐年改进，到 1975 年最长寿命已达到 794 天。

东京大学动物学教授江上信雄说，“在野生状态下动物的寿命是不会延长的。人类也是一样。只是由于发现抗生素等，人为地创造了长寿的条件时，寿命才开始延长。因此，老龄化时代也可以称作‘人造生命’的时代”。

1979 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为男 72.97 岁，女 78.33 岁，已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长寿国。根据联合国所下的定义，日

本已加入了“超过 65 岁的人占总人口 7% 以上”的“老人国”行列。可以说,这也是医疗、食品、生活条件改善带来的变化。

京都大学人类学教授小林和正的研究表明,“根据调查化石、人骨等的结果推算,绳纹时代^①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为 14.6 岁,最高死亡年龄为 60 岁。到德川幕府中期,^②平均寿命也仅有 20 岁”。

有人说:“当时,幼儿死亡率很高,人生的概念与现今亦大不相同。孔子所谓不惑之年(40 岁),在当时的感觉上就好象现在的 70 岁”。

到 21 世纪初,席卷日本社会的老龄化浪潮,将比欧美各国来势更猛,冲击也是多种多样的。首先这是因为日本的老龄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着;其次是由于战后生育高潮以后,出生率急剧下降,赡养激增的老人的劳动人口的负担迅速增加。

日本的老人到 21 世纪初将升至总人口的 14%,到 2020 年将达到约 19% 的高峰。这种增长速度是欧美各国的 3—4 倍。而且,由于出生率继续下降,劳动人口的比率也将不断减少。目前(1980 年),平均 8 个劳动者赡养一个老人,六年后是 7:1,而到 21 世纪初,每 3.3 个劳动者就要肩负赡养一个老人的重担。

① 绳纹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时期,因当时的土器上有绳子花纹而得名,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元年。

②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为 1603 年到 1868 年,亦称“江户时代”。

日本社会受到所谓“文明的礼物”——长寿和战争造成的人口比例失调的双重夹击，正从“青年社会”急剧转向新的社会结构。

老龄化的狂澜，首先动摇了保证“安宁晚年”的医疗保险^①和公共年金制度^②这两根支柱。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谁来挑重担(赡养老人)?”、“公平负担”等反对论调。

1978年12月10日，位于浜名湖畔的静冈县三日镇的土地利用委员会，驳回了在湖畔建设高级老人公寓“三日乐园”的申请。其理由是如果别的地方老人都移居到这里，镇行政当局的老人医疗费和国民健康保险费等负担就会增加；另外，当地有许多虽然上了年纪但仍继续劳动的农村老人，如果让他们看见这些住在公寓里无所事事的同龄人，影响不好。

简言之，老龄化社会就是平均每一国民生活费用高涨的社会。据厚生省对国民医疗费率的调查，1980年一个老人的医疗费是年轻人的4倍。老年人口倍增后，这个比例还要增加。如果在今后二三十年继续维持目前的健康保险制度不变，那么将来就要征收职工每月工资的五六成作为保险费！即使是采取公共退休年金制度，三十年后的享受年金者将增加3.24倍，而参加这一制度提供费用者仅比现在多1.4倍，保险费必

① 又称健康保险。参加者每月交纳一定费用，患病时即可免费医疗。

② 年金制度是职工因年老、生病、受伤等原因，丧失工作能力而退休或离职时，每年按月领取一定数量的钱，以保证生活。年金有许多种类，一般需在职时每月交纳一定费用。

将成为沉重的负担。

但是，关于如何支撑这个确已到来的“花钱的社会”的重要问题，我们每个人思想上却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生命保险文化中心最近对全国 2500 人进行了调查，认为“国家年金制度是准备老年生活的重要支柱”的人虽占 76%，但赞成“只要福利充实，税金和社会保险费高点儿也不要紧”的只有 39%。正是所谓“福利想要，可出钱……”

人们的不安还不只是退休后的生活问题。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以及曾经是经济大国台柱的中老年职工，现在就面临着大批企业为防备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减产”为名而进行裁员的威胁。促使日本经济走向繁荣的“三件宝”，即终身雇佣制、论资排辈薪金、企业内工会这种日本式“企业美德”，已经开始崩溃，就业形势和劳动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日本大学人口学教授黑田俊夫指出：“战后经济复兴和六十年代的高速发展可以说是当时日本人口构成造成的奇迹。由于青年劳动力丰富，老人不多，社会福利费用很少，人事费用和设备投资多些也能周转过来。”而现在，人数逐渐增多的中老年一代，正在探索“新的人生”。

另外，老人的急速增多威胁着“日本株式会社”^①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在国内消费市场上，开始出现了“老人市场”压倒“青年市场”的趋势。

① 高度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日本的代称。

从个人生活来看，老夫妇是想子孙同堂，还是象西欧那样分居独处呢？这种选择反映了新老两代观念的差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极为现实的问题。此外还有“老人政治”造成的政治意识的变化、漫长的晚年和生存的价值以及无痛苦死亡^①等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将以其势头之大、范围之广、内容之复杂，不断冲击、动摇今后二、三十年的日本社会。

人们往往强调老龄化社会的“对立”、“停滞”和“沉重的负担”。但不可忽视的是，老龄化社会还孕育着安宁、几代人的融合、重新认识传统价值等未来文化的内容。

三菱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渡边高哉指出：“例如，同样是医生，外科一过50岁就到了极限，而内科则是年事越高医术越高明。在生产技术方面，迄今为止的追求大规模生产、高额利润的方式已经过时，正在向适合高龄者的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技术方向发展。”

东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佐藤诚三也认为：“现代化等于欧美化的时代已告结束，重新认识日本的传统，正当评价老人的作用、技术和知识的时代正在到来。”

现在，已到中年的日本正探索着适合这种年龄精力的新的发展方向。

① 无痛苦死亡是日本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主张对于神智已经不清醒、丧失行动能力的老人，在确认已无法康复的情况下，可用药物使其无痛苦地死去。另一些人则对此坚决表示反对，认为这违背了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是不人道的。

二、蜜月结束

1964年秋，日本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上全速前进时，日本经营者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日经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等经营者团体在劳动省的支持下，设立了“中央雇佣对策协议会”。这个协议会最先着手研究的问题就是“中年和老年劳动者合适的职业”。由于青年劳动力严重不足，日本已进入“如果不灵活使用中老年劳动力，生产就难以发展”的时代。

当时确定了会计、汽车装配工等74种面向中老年人的“财界推荐”工作。劳动省也绞尽脑汁，考虑了“可否让中年和老年人取代电梯女工，使年轻人转到制造业”等办法。政府和产业界通力合作，引导着“日本株式会社”的“幸福时代”。

但是，悄然而来的老龄化社会，给政府和产业界的关系投下了微妙的阴影。围绕企业应当负担多少支撑老龄化社会所需要的庞大费用问题，政府和产业界之间开始碰撞出小小的火星。企业家们无不认为，这种小火星必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而逐渐增大，终成燎原之势。企业已开始准备应付人口构成较年轻时想象不到的“负担”问题。

关于雇佣政策，有一个专门接受和审查劳动大臣咨询的机关——中央职业安定审议会。由于劳动省行政部门一般都在事先打好招呼，所以这个审议会每当接受咨询时，总是立即回答：“妥当可行”。但1978年秋，审议会却吵得不可开交。

当时，集中了造船等萧条产业的“企业城”失业问题严重。劳动省为了充实对大批中老年离职者的失业补助，打算将企业和工人负担的失业保险费从薪金的10%（劳资双方各负担5%）提高到12%（各6%），向该委员会征求意见。劳动省以为，“平均每个从业人员一个月增加的负担不过是一盒七星牌香烟钱（150日元），会痛快地答应的”。

这个估计落空了。审议会由劳资双方代表和有关专家组成。总评^①等劳方委员倒是觉得“如果有助于失业救济，增加负担也是不得已的”，接受了劳动省建议，但是，资方委员的反对却是出人意料的强烈。

资方委员认为，企业已经竭尽全力避免中老年失业，若再采取增加人事费用^②的政策，企业将对失业后果不负责任。还有人认为，企业靠惨淡经营提供的保险费，都挪用于建设象专搞演奏会的“太阳广场”^③之类的设施去了，把那些费用削减一些用于失业补助就行了。

审议时断时续直到深夜，结果还是把当初咨询案提出的数额减去了一半，限定只提高保险费1%（劳资各0.5%）。

与此同时，号称“财界劳务部”的日经联，收到各地经营者团体反对提高保险费比率的大量来信。长野县经营者协会写道：“法定福利费若是伴随着人口老化而增长，势将成为压迫

① 总评的全称是“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全国性工会。

② 人事费用包括工资、各种福利费和津贴等非生产开支。

③ 东京中野区的一个娱乐场所。